

西方经学史概论

[美] 韩大伟 David B. Honey 著



上海市
著名商
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西方经学史概论

[美] 韩大伟 David B. Honey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经学史概论 / (美)韩大伟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617-8880-6

I. ①西… II. ①韩… III. ①文献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894 号

西方经学史概论

著 者 (美)韩大伟(David B. Honey)

项目编辑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彭鸿程

责任校对 赖芳斌

封面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880-6/G·5271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言

本书凡称“古典学”或“古典文学”时均泛指古代希腊、罗马文学。“经学”一词指古典文学之文献学研究，研究其整理、校勘、传承。经学史则明示发明、利用、师承此等研究方法。近年中国国内对于西方经典文学之兴趣蔚然兴起，诸如新译之《希腊罗马名人传》、^①《凯撒战记》、^②《西塞罗全集》、^③《柏拉图全集》，均是也。^④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刊之德国人维拉莫威兹的《古典学的历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和《西方校勘学论著选》，^⑤在理论与实践上良可取资。

本书将西方经学漫长的历史演变略作铺陈，旨在述其大事，定其时流，梳理学派之成立及师承。全书以大师为经，治学方法为纬。偶而援

①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吉林出版社，2009。

② 凯撒：《凯撒战记》，席代岳译，广西大学出版社，2003。

③ 西塞罗：《西塞罗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7。

④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

⑤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下文提及《古典学的历史》时，我喜欢用《经学史》这一翻译，因为它更贴切英文书名的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引中国经学之前例或偶有相同之处时并无真正比较之意,仅漫然烘托耳。前部分的比较多,后部分则少。若能于中国经学史上供经学诸方家以新的视角和思路,笔者便满足了。囿于篇幅,困于学力,厄言曼衍,纰漏时或而有。望海内外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在丛书《希腊学》(*Hellenic Studies*)首册书中,编辑者强调此丛书的重要性:“第一本书的主题为荷马,这并非偶然。今天重新寻找希腊文明之根源极为迫切,因此荷马的研究仍然为此寻找文明之根之工程的最佳出发点,也同时会给现时代提供新的生命力与灵感。”^①西方如此,中国亦当如此,也应该从事寻找文明之根的伟业。笔者希望通过介绍西方经学史来激发当代中国人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重新审视历代经学大师的贡献,从而更好地继承同样灿烂辉煌的经学遗产。

① 格雷格利·纳吉(Gregory Nagy):《柏拉图的狂想曲与荷马的音乐》(*Plato's Rhapsody and Homer's Music*),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Foundation of the Hellenic World, 2002, vii 页。

序

未曾闻西方亦有“经学”也，闻之，自韩大伟(David B. Honey)教授的《西方经学史概论》始。

若说中国的经学，则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更是一门显学。“经”字最早见于西周青铜器铭文，《说文解字》曰：“经，织也。”清人的考证认为《说文》此处有脱简，故段玉裁注释说：“织之纵丝谓之经。”可见“经”的本义并不深奥，是指织品的纵线。战国时，以“经”指称典籍或经典的引申义出现了，《庄子·天运篇》所言孔子六经就是例证。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才成为儒家经典的专称，并成为人们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而所谓“经学”，就是关于这些经典的校勘考证、训诂注疏、义理阐释以及传承演变等的学问。

在世界东方的中国，有“经”——六经或十三经，有绵延历代的“经学”。那么，在西方，是否也有“经”和“经学”呢？了解世界文明史的人都知道，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许多文明民族都有体现本民族精神信仰的经典。如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经典和基督教的《圣经》；阿拉伯早期的多种《圣训集》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这些经典以及后

来研究阐发它们的学说,也中国的“经”与“经学”一样,体现了一定民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成为增强其民族凝聚力,或者代表某一文明类型的精神支柱。

据上述寻绎而言,我以为,韩大伟教授将西方古典学(study of the classics)称为“西方经学”(classical scholarship in the West)的发明不仅是合理可信的,而且具有转换视角、启发新知的意义。

《西方经学史概论》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由荷马史诗说起,从希腊、罗马时代的产生,到中世纪的过渡、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兴,再至近现代的不断深入,原原本本地叙述了西方经学演变发展的过程。全书资料丰富,言必有据,是我们了解西方经学史的一部据可依信的教科书。作者在阐述西方经学史的同时,特别突出了西方经学的文献学研究和方法。其中如亚历山大时代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编撰藏书《名单》的目录学方法(第三章);文艺复兴时期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关于“依靠理智和事实胜于依靠一百部抄本”的校勘学思想(第五章);以及现代意大利学者帕斯夸莱(Giorgio Pasquali)的版本谱系学(第六章)等等,都是值得中国文献学界取资的重要内容。

当今世界,经济和交往的全球化已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环境,跨文化传播、文化比较和借鉴成为世界潮流。我国著名文化学者费孝通有一句关于文化比较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即提倡在文化自觉的同时,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欣赏异质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和精华,以使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永远保

持新鲜的活力。中国经学和文献学固然有自身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然而西方的经学和文献学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可称异曲同工。因此,我十分赞赏韩大伟教授撰写本书的雅意,他说“通过介绍西方经学史来激发当代中国人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想,《西方经学史概论》的出版,必然会让我们开阔视野,在比较中得到许多新的启示,这是本书又一学术价值之所在。

韩大伟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美国汉学家。他热爱中国文化,精通汉语、诗词和中国经学,本书就是他用汉语直接写作的。多年来,大伟教授在汉学领域建树颇丰,为跨文化传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西方经学史概论》书成,大伟教授嘱我为序,余不敏,又于西学了解不多,自度不能揭示其精妙于什一,只能赘述自己拜读本书之后的一些感受,以表达对韩大伟教授的敬意。

谨为序。

周少川

辛卯盛夏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序	周少川 1
第一章 中西经学比较的定位	1
一 中西经学比较的定位	1
1 “经”的定义	1
2 “经”的内容	6
3 德育	8
4 智育:三个问题	10
第二章 经典文学创立者	14
一 荷马与孔子之对比	14
二 生平	16
三 寓言诠释法	18
四 文学批评法	20
五 史诗记录的过程	21
六 荷马之外的经典	26
1 希腊文学作家	26
2 拉丁文(罗马)文学作家	28

第三章 经学时代 34

 一 序言 34

 二 泽诺德特斯 35

 1 历史背景与生平 35

 2 学术 38

 三 卡利马科斯 41

 四 阿普罗涅斯 45

 五 阿里斯托芬 47

 六 阿里斯塔克 53

 七 亚历山大城与帕加马之争 56

 1 马鲁斯的克拉特斯 56

 2 经学上的竞争 59

 八 罗马时代的经学 60

 1 背景 60

 2 文法家 61

第四章 经学过渡时期 68

 一 序言 68

 二 黑暗时代 69

 三 加洛林文艺复兴 74

 四 拜占庭 77

 五 经院哲学 91

 1 背景 91

 2 代表性神学家 92

第五章 中兴	98
一 序言	98
二 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99
三 十六世纪的荷兰	117
四 十六世纪法国文艺复兴	121
五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的英国经学	127
 第六章 十八至二十世纪德国经学史	 136
一 序言	136
二 十八世纪德国新希腊古典学(Neohellenism)	137
三 十九世纪德国古代通学(Altertumswissenschaft)	142
四 近现代德国经学	146
五 英国经学大家豪斯曼	153
六 维拉莫威兹的门生	155
1 移民英国的犹太经学家	156
2 美国的经学渊源	161
3 逃难美国的德国经学家	169
4 意大利经学大师帕斯夸莱	172
 第七章 现代西方经学之取向	 175
一 国家经学派之取向	175
二 两种取向之一:新理论的运用	176
1 理论:表演的礼仪	176
2 个案研究:希腊悲剧里合唱团的作用和身份	178

3 西方汉学近年来开始受此新论说的影响	181
4 中国的现代礼学	187
三 两种取向之二:新出土文献的整理	188
参考书目	191
致谢	226

第一章 中西经学比较的定位

一 中西经学比较的定位

1 “经”的定义

中国台湾经学家林庆彰教授曾经断言：“经学是我国特有的学问，并无现成的理论可取资。”对此，我要冒昧地附加一点意见。

狭而视之，仅就中国而言，林先生的断言当然很对。因为中国经学历史悠久，治学方法严谨，各种文献、工具、目录书籍汗牛充栋，研究成果既有深度亦有广度。尤其是新出土文献的整理，既继承了往昔至佳的小学、考证方法，又开启了以后借助最先进的高科技研究手段并得以有效地鉴定、保藏、释读新发现的残卷散简。

然而，广而观之，于世界文化来看，林先生的断言有可以补充之处。其实，西方经学同样源远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亚历山大时代（相当于战国后期至东汉末之五百年间）。其研究方法及学习态度均不亚于乾嘉学派大儒的朴实或现今中国杰出学者古籍研究的精深。而且，其经典文献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和影响完全可以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四书五经相媲美。应该说，如此悠久而显赫的学术传统及其丰硕成果对中国的经学肯定不无资鉴之处！

不过,在我看来,林教授的断言并不能视为其个人有意而为的臆见,也不能归咎于现代经学家的历史视野或文明比较观而忽略了西方参照点。其疏失应属于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新工具》所定为偶像三的“Idols of the Marketplace”(本市场偶像),即词不达意的毛病,尤其是科学专有名词的误用。这是因为在学术界说到西方文学时,所惯用的通称“古典文学”主要是指诗歌、散文、戏剧或者哲学等四个最有代表性经典文学的文体,而不会涵盖经、传、史等其他体裁文献,而且英文“classical scholarship”(经学)一词也是模棱两可的。只有德文的“古典文学”的名称“文献学史”,才真正揭示出西方经学的渊源、历史演变以及治学纲要。近代德国经学家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撰写的《经学史》一书的原名为 *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 (英译为“history of philology”,文献学史),就证明这一点。他强调指出:“经学史之大任为显示这一科如何……自希腊之文献学演变而来。”^①因此,这种学术范畴界定上的模糊含混和误解疏漏,使得西方经学内隐于西方古典文学的名与实之中,而难以引起众多中国经学学者的关注。^②

在西方文化史上,“经”之本义是“标准”,是“圭臬”,是“法”,即效法人之所应该做的事,笔之所应该写的字,理念之所应该体现的道。而

① 《经学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Alan Harris 译,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1 页;最近出了中文版:《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② 沃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 1888—1961)概观柏林大学 1870—1945 年间经学研究高峰期之小册亦用此术语,《一八七〇年至一九四五年柏林大学之文献学史》(*Classical phil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1870 to 1945*),载《五篇文章》(*Five Essays*), M. Cassallini, 1966。

且,在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西方文明的“标准”和“法”又自然而然地体现为古代希腊、罗马两种文明发源地的文学或艺术、建筑、哲学等构想绝顶的典范。按照西方的文化传统,它们只要经过正式的法定过程(“canonization”)就必定被视为经典典籍(“canon”);如果没有经过政治、教育或教会机关正式的法定过程,也会被看作是公认或泛称的经典(“classic”)。

本来,“Canon”来自古希腊文,涵义也是标准。荷兰人大卫·润恩(David Ruhnken, 1723—1798)曾借 kanones 附以新意,把“canon”定为选择性的书目,所指的都是教诲、作文的一般范文。如今现代英文“canon”的含义有三类:其一,范畴较广,为法定的教规、法规或常规等,如“religious canon”,“canon of law”,“canon of behavior”;其二,是法定之经典丛书,譬如《圣经》诸卷、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其三,指狭义文学中各种体裁的佳作文典,比如荷马浩荡的史诗、西塞罗洒脱的言论、莎士比亚洞彻的剧目、蒙田(Montaigne, 1533—1592)精辟的文章。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对经典的定义之一如下:“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①这其中的第三类,也就是上述众所公认的标准经典。如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在古代零散的诸多史诗中,只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具备

①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Perché leggere i classici*),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1页。其他经典的定义为:2. 对读者构成宝贵的经验;3. 产生某种特殊的影响;4. 每次重读都像初次那样带来发现;5. 初读像是重温;6. 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7. 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背后拖着它经过文化时留下的足迹;8. 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9. 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实际读它们时,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了圆融(unity)、伟大(greatness)、完整(completeness)的特点,可以视为祖师荷马亲自诵读的。以后,最早的职业学者泽诺多托斯(Zenodotus,出生于公元前280年左右,是古希腊时期最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记录中的第一任馆长)自称是亚里士多德的私淑门生,承接其所设定的文学准则和关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定论,全力潜心专治这两大史诗的校勘学。可见当时荷马史诗已成为文学最高的标准。

就古代汉语的词源来说,“经”的本义是纺织的织。《说文》定义为:“经,织也;从系,𠂔。”现知的甲骨文献里没有“经”字,金文中出现了,其意是“经纬四方”,也就是经营的意思。直到战国后期才演变为经典之“经”。《管子》、《庄子》、《荀子》等典籍中都有表示经典含义的“经”字。

早期关于中国经典的“经”的定义曾有四种说法:

(1) 五常说。东汉《白虎通》曰:经,常也,就是常道。汉代人以“五常”与“五行”相配。

(2) 专名说。清今文学派龚自珍、皮锡瑞、廖平等认为“经”是孔子所有著作的专称,所以只能称“五经”。

(3) 通名说。这是清末古文学派章炳麟的论说,认为“经”是一切书的通称,经就是韦(韦编三绝的韦),是2尺4寸或1尺2寸的竹简;而“论”是8寸的简;“传”是6寸的简。

(4) 文言说。刘师培认为:“古人见经文之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用‘文言’者,亦称之为经。”追溯

到孔子《易》之《文言》。^①

与此相对照,西方对经的传统的认识了解与章炳麟的通名说有所重合。不过,由于西方最早的“经”通常是史诗体,亦可视为“文言”,也符合刘师培的文言说。

关于西方最早的经典文体史诗的定义,在西方学术界也有四种论说。这里也略作介绍:

(1) 莫里斯·鲍勒(C. M. Bowra, 1898—1971)的内容论,至今已经成为公认的权威观点。其《从维吉尔到弥尔顿》(*From Virgil to Milton*, 1945)和《英雄诗歌》(*Heroic Poetry*, 1952)二书把史诗论定为规模宏大的历史大事盛况尤其是战事的叙述文,着重于叙述英雄的功绩及尊严,即使在史诗中有其他诸神亮相,也还是配角。

(2) 尤·曼·蒂利亚德(E. M. Tillyard, 1889—1962)的色调论。其《英文史诗与其背景》(*The English Epic and its Background*, 1954)指出诗歌与散文共有庄严色调才是史诗的本质,并强调史诗应为英雄效忠立其志,豪迈之诗人应诵当代之事。

(3) 阿尔伯特·贝·洛德(Albert B. Lord, 1912—1991)的口头论。其代表著作是《故事的歌手》(*Singer of Tales*, 1960)。洛德继承恩师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y, 1902—1935)进入南斯拉夫田野考察之结果,开创了有关口头文学的新论“帕里-洛德理论”。依其之见,史诗便是史歌,乃歌手即兴而作。但是因其有备而来,口头表演即口头创作:短语由公式而成,句子由短语而成,主题由句子而成,史歌最终由各主题合成。歌

① 周予同:《“经”、“经学”、经学史》,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649—661页。